

白夜 照相馆

open time

19:00 — 23:00

王苏辛
著



白夜 照相馆

王苏辛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夜照相馆 / 王苏辛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12

ISBN 978-7-5502-9258-1

I. ①白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7590号

白夜照相馆

作者: 王苏辛

责任编辑: 崔保华

产品经理: 张其鑫

特约编辑: 程彦卿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39千字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7

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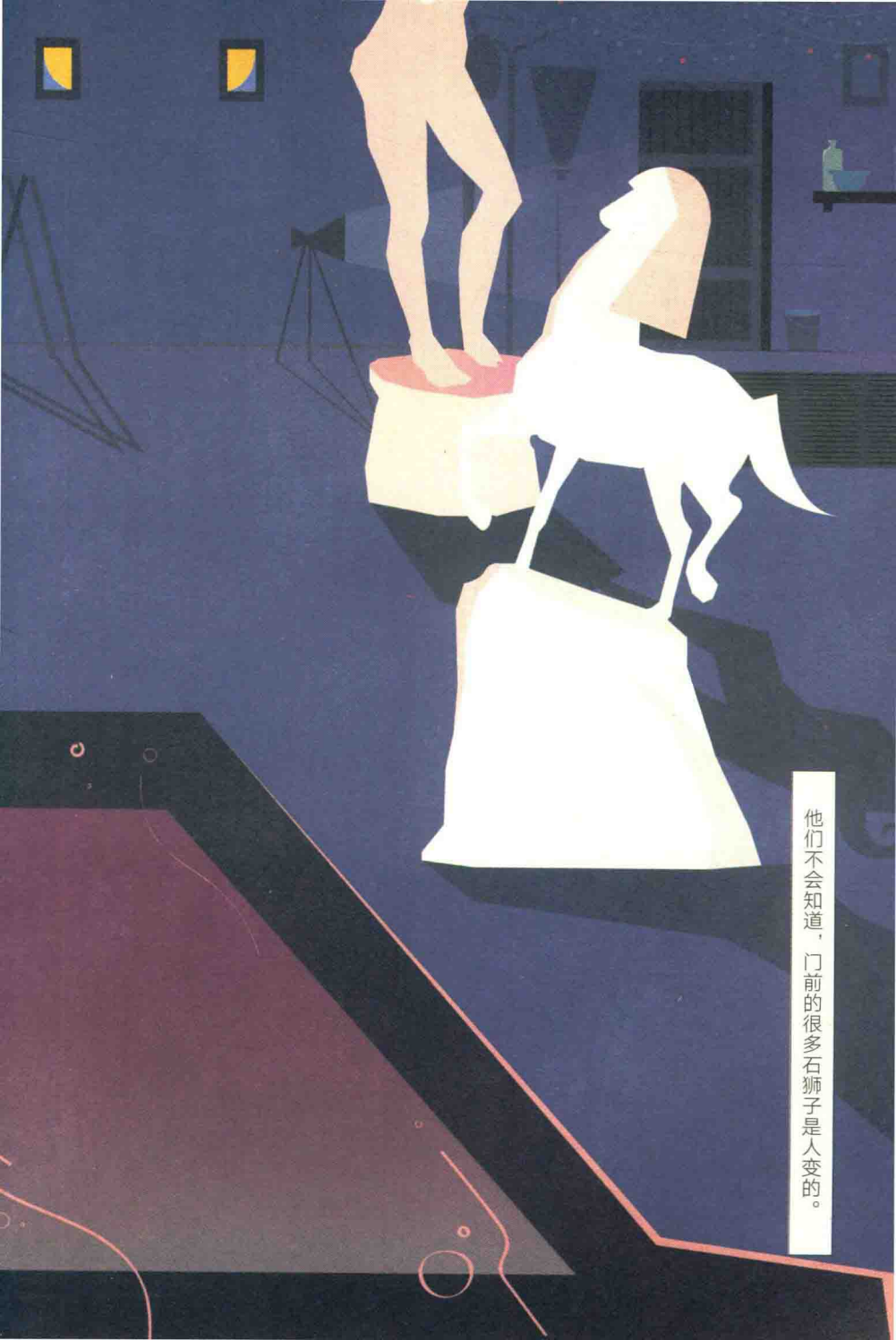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502-9258-1

定价: 3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6821080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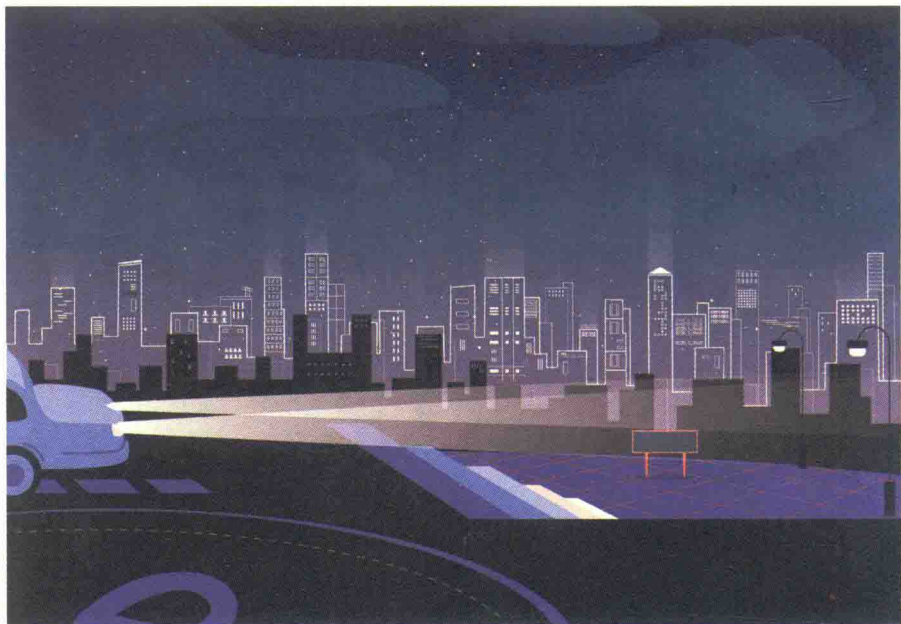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不会知道，
门前的很多石狮子是人变的。



A photo studio
under the midnight sun



像是倒计时，在须臾滴满汗水的、潮湿的眼皮下——她模糊的视线中，这个男人逐渐和山体合二为一，这座山是他躯干的绞肉机。他的身体仿佛泥浆，团团跳下，像一只从未归队的岩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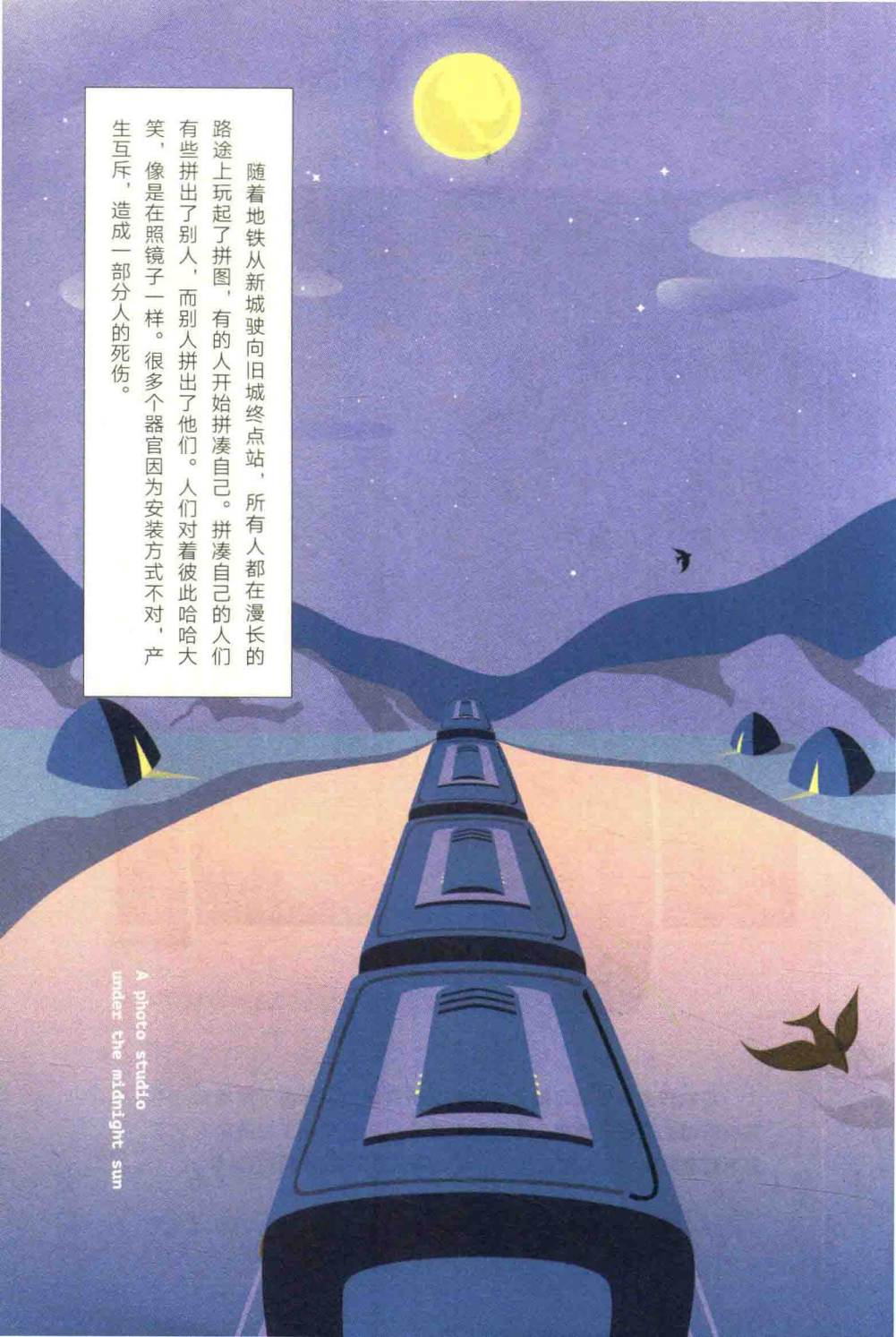


而她自己则走在展春园路上，就像一个人一样走在这条路上，就像一个人的队伍一样走在这条路上。她知道赵自鸣和何无也是一样。他们像一条队伍一样走在这条路上。

A photo studio
under the midnight sun



可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了，除非我丧失记忆，不再了解地域，不再相信过去的每一件事，不再有存在于世或者不存于世的亲人，不再听到那宛如林安怕玻璃从地下渐渐伸出的骨架倒塌般的哀号。



随着地铁从新城驶向旧城终点站，所有人都在漫长的路途上玩起了拼图，有的人开始拼凑自己。拼凑自己的人有些拼出了别人，而别人拼出了他们。人们对着彼此哈哈大笑，像是在照镜子一样。很多个器官因为安装方式不对，产生互斥，造成一部分人的死伤。

A photo studio
under the midnight sun

献给李永红女士和王平先生，
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自己

目 录

- 白夜照相馆 / 1
- 战国风物 / 27
- 伴灵故事集 / 45
- 我们都将孤独一生 / 46
- 再见，父亲 / 52
- 请不要倚靠电梯 / 58
- 昨夜星光璀璨 / 61
- 寂寞芳心小姐 / 65
- 猴 / 71
- 你走之后，我开始对着墙壁说话 / 73
- 袁万岁 / 83
- 下一站，环岛 / 105
- 直立行走的人 / 125
- 自由 / 143
- 荒地 / 183
- 后记：寻找地图的人 / 216

>>> Part One

有时候，因为长久的隐瞒，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来的，又曾经历过什么让他想要忘记。只是这也不重要。他现在走在这里，就是最重要的事实。

白夜照相馆

1

很多人无法想象九年不谈恋爱是种什么感觉，但对于赵铭和余声来说，这是稀松平常的。

这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除了照相馆的这点事务，都没有别的事情要做。余声留着短发，个子高，远看过去，和赵铭一样是个男人。偶尔她也会走出照相馆，在展春园西路的菜市场 and 超市逗留。赵铭则会把店里的地板拖得锃亮，窗户和牌匾也擦得很干净。任凭门口的手抓饼摊和炒冷面摊如何热闹、脏乱，这块店面仍像是玻璃一样。

岁月像一根削骨针，把余声的脸雕琢得越来越瘦。眉毛画得细，眉峰平。双眼皮上打着很重的眼影，还是遮不住皱纹。赵铭变化倒不算大，只是城府渐深，眉宇间像捏着石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砸下来。

他俩一前一后来，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白夜照相馆第一任大师傅把他们收在门下，二人才算在驿城落了户。以前他们做什么，驿城没有人知道，不过现在他们做什么，驿城人也不是都知道。

人们很轻松就能找到白夜照相馆。

它大概是这座城市唯一不需要打广告便人尽皆知的店铺。从十五年前成立伊始，它就因为收费低廉且拍得一手好全家福闻名全市。但随着照相机的普及，如今也很少有人来白夜照相馆照全家福了。除了几个老熟人，赵铭和余声哪怕一整个白天都躲在店里，也迎不来几个人。

不过，到了晚上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

晚七点，余声准时从超市回到店里准备晚饭，赵铭清洗好厨具。二人像老朋友那样端端正正坐下来，面对面吃完一桌菜。八点左右，会有人开车或乘着地铁、公交车，或者步行，来到白夜照相馆。

他们一般都很默契，从不交谈，坐在外间等号的时候，即使碰见认识的人，也不搭话。整个照相馆的人很多，却又心照不宣地安静着。赵铭和余声则分别记录下来访者的要求、信息，以及登记收费、约好取照时间。等到一圈忙完，已经接近十一点钟了。

余声准时把店里的灯灭掉，以防再次有人敲门，赵铭则在通讯录上搜索合适的“模特”。模特们一般都在外地，只在周末或者节假日集体从外地赶来，有的时候，他们二人会带着设备过去。拍好照片之后，赵铭会长时间躲进暗房。有时候，是余声长时间躲在暗

房。反正不管是谁，他们总是分工明确。

因为长期的相处，他们长得越来越像。很多时候赵铭走在路上会被当成余声，而余声走在路上会被当成赵铭。当他们一起认认真真坐在店里等待客人的时候，才是分离的个体，能代表自己，不必茫然地面对各式各样张冠李戴的提问。这真是奇妙的景象。

只是这天这种景象还是被打破了，因为来了一个“迟到”的客人。

如果按照白夜照相馆的江湖规矩，即深夜十一点之后不接客，那李琅琅是绝对进不到店里的。虽然这个移民城市从来不缺新面孔，但像李琅琅这样的，确实很少见。

她身高一米五，娃娃脸，身边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，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在水电站。那阵子，人们时常会在驿城大坝看见李琅琅。她的长发向后飘着，迎着城市新一波的雾霾，看起来扑朔迷离。

后来，随着新的移民逐次到来，新的猜测渐渐碾压了人们对李琅琅的好奇。那时候她已经是驿城幼儿园的一名大班老师，住在城郊的一套公寓里，每天要花近两个小时在路上。去得早，却走得最晚。时常园里最后一个小朋友被接走很久，她还在荡秋千。有时候赶不上末班地铁，还要打黑车回去。问她为什么这样，她都说是因为一个人住没意思。可一个外地女孩子，性格不算热闹，似乎不谈恋爱，没有不一个人住的道理。

这都是李琅琅告诉赵铭和余声的。

在余声和赵铭从前拍摄的那些照片里，一般还是会有一两个和

索照客人相关联的亲属、朋友，只是这些亲属、朋友不是老年痴呆，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，或者与客人属远亲，任凭客人编造一些过往细节，也看不出什么。他们是亲着摆在故乡的玩具，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展示一下，不需要的时候就继续陈列着。

白夜照相馆的规矩是，客人必须无条件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们，这样才能拍出合适的照片。可李琅琅对此闭口不谈——这样一个各方面看起来正常的人，说她没有可仰仗的故乡，多少有些怪异。不过一切记忆的伪造都是为了符合现在，过去如果是一片空白，反而更适合他们“创作”。

“我需要十几个人的照片。有合照也有单人的，最好里面有一个老头儿，还带着个女儿。”李琅琅坐下来，半截身子慵懒地埋在沙发垫内，两腿并直摆着，双手玩着沙发边角。她详细交代着自己的需求，生怕余声和赵铭不清楚。

“还有吗？”余声问。

“我需要他们都看起来很有钱。”李琅琅一字一顿地说，“我给的费用会是别人的三倍。”

“下个月三号，来这里取照片吧。”赵铭说。

李琅琅没想到他如此干脆。她站起来，感觉马上走又太突兀，只好不确定地问道：“那个，你们是夫妻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余声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没事。”赵铭说，“你还是快回去吧，这条街不太安全。”

在李琅琅走向门槛的时候，余声已经在手机上预约好了明天拍

照的人选。

赵铭打开道具箱。那里面是大概传了三代人的旧衣物，有怀表、钢笔、骑马装，还有遮阳帽、青绿色的旗袍等。有的在过去也算高档品。

随着新移民越来越多，这些后民国时代的物品多半用不上了。但李琅琅特别要求，自己不仅需要近二三十年的亲戚照片，还需要七十年前的，这让储物箱里的古董们终于再次见了天日。余声把它们一件件清洗，等着第二天派上用场。整顿齐全之后，指针已经走向凌晨一点钟了。

2

从白夜照相馆走出来，李琅琅先去了酒吧。她酒量极差，大口吞下一杯金汤力后，已快趴下。然而，这天毕竟是个特别的日子。她挣扎着站起来，还给了酒保小费，就踉踉跄跄冲进晚风中。

她摇摇晃晃的样子很像个小太妹，只是碍于一身紧身衣，动作幅度不敢太大。她把提包往肩膀上拉了拉，步子尝试走得稳健了一点，招招手要在路边拦一辆车，可也许是她太矮小，没有人理她。她像悬挂在街边的道具，身体埋没在路灯的背面，并跟着身旁那个长长的影子飘出了这条街。

从酒吧一条街出去是更开阔的大马路，李琅琅半截袖子被剩下